

科学与人文

埃克塞特书谜语中的博物学

熊姣

摘要 自18世纪以来,中世纪早期流传下来的“埃克塞特书”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书中谜语更是引起热烈讨论。谜语惯用隐喻、拟人、对偶冲突等手法,具有模糊、晦涩的特点,通常不视为严肃的知识形态,谜语史也极少受到科学史界关注。实际上,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包含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分析其中的谜语既能了解中世纪博物学的特点,也能一瞥中世纪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 埃克塞特书 谜语 中世纪博物学

《动物寓言集》通常被视为中世纪博物学的代表之作,其中收录的神话动物,关于动物习性的传说,以及赋予动物的特定伦理蕴涵,都成为中世纪博物学受后世学者诟病和排斥的主要原因。然而除《动物寓言集》外,中世纪另一些著作和手稿也展示了丰富的博物学知识。本文将从公元10世纪流传下来的“埃克塞特书”(Exeter Book)入手,介绍其中涉及的博物学内容,进而探讨谜语本身的特点,以及谜语与博物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另一个层面来了解中世纪博物学,扩展目前博物学的研究领域。

相比《动物寓言集》等文献,埃克塞特书更少受到科学史界的关注。这部著作自公元10世纪流传至今,对后来的英语诗歌和文学均起到较大影响,被誉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四部“圣书”之一。相关的研究极多,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书中的哀歌和谜语进行了大量阐释。然而无论这部著作出现的具体年代与位置、材料的来源,或是原作者与抄写者的身份,至今都依然是未解之谜。埃克塞特书

作者简介 熊姣,女,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Email joanaxx@126.com。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批准号13&ZD067)资助。

中的谜语也引起语言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自 18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直至 20 世纪，多部现代编译本从不同视角对埃克塞特谜语进行了评介与阐释。从收集到的大量文献可见，学者们对埃克塞特谜语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普瑞恩（A. Prehn）的论著 [Prehn 1883] 出版后，一批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拉丁文献对中古英语谜语诗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研究者从心理分析、知识论等层面对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诗重新进行了解读。最近期的研究专著以比特利（Dieter Bitterli）和穆非（Patrick J. Murphy）的著作为代表。比特利从词源学入手，讨论了这些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谜语受早期拉丁谜语的影响，以及古英语谜语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拉丁谜语的扩展 [Bitterli 2009]。穆非则强调了口头传统对埃克塞特谜语的重要影响，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Murphy 2011]。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界偶见关于埃克塞特诗歌（尤其是几首著名的哀歌）的译介，但系统研究依然是空白。

与埃克塞特书受到的大量关注和已有研究成果不同，谜语研究始终没有突破传统上民俗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藩篱。19 世纪谜语被引入诗歌、艺术和美学领域，更多是在抽象的层面上，即作为一种特定的象征主义表征模式（representational model）和阅读模式。国内自 20 世纪早期至今，研究者多从谜语的来源、命名、内容、分类、修辞学等方面进行考察，或致力于分析谜语的结构和社会语境，及谜语与宗教、诗歌的关系。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从心理学、隐喻、关联和概念整合视角以及谜语理解的具体运作机制等视角来解读谜语。不同文化中谜语的相似性也已引起重视，中英文谜语比较被列为“比较文化的一项研究内容”[汪榕培 1996，页 8]。少数民族谜语，如西藏谜语、满族谜语和蒙古族谜语研究十分兴盛。但是总体而言，谜语与谚语、民谣一类始终被归为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的一部分，与严肃的知识形态相去甚远，谜语史也并未引起科学史界的重视。

拙文《约翰·雷的语言学研究与博物学的关系》、《约翰雷“英国谚语集”展现的生活世界》分别对语言学与博物学的关系，以及谚语中包含的博物学知识做出了尝试性的探讨 [熊姣 2011a, 2011b]。沿袭这一研究路径，本文试图指出，谜语在各个文化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并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群认识周围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从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来看，谜语中同样包含丰富的博物学知识。谜语本身也具有典型的中世纪博物学的特点。本文结语将顺带指出谜语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以及出谜和猜谜这一活动本身对于知识传承的意义。

一 谜语及其历史简介

1. 谜语与分类

亚里士多德《诗学》曾这样描述谜语：“把一些不可能联级在一起的字联级起来，以形容一桩事，这就是谜语的概念。”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称：“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辞源》则引元周密《齐东野语》解：“古之所谓庾辞，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现代美国民俗学家泰勒（Archer Taylor）将谜语的两大特征总结为“隐喻”和“障碍”（block），并将“真正的谜语或严格意义上的谜语”定义为“将一个物体比作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物体”[Taylor 1943, p. 129]。泰勒认为谜语包含两个描述成分：一个正面描述，一个负面描述，前者采用形象的图像化语言，是一种“模糊的普遍描述”；后者则从字面加以理解，是一种“看似与前面的描述相冲突的具体细节”[Taylor 1952, p. 286]。也有学者将谜语定义为“一个机巧的问题，通常以一种隐喻形式表达出来”，同时又指出谜语也可能“以一种直接提问的形式出现，没有任何图像化的语词含义进入其中”[Sokolov 1950, p. 282]。敦德斯（Alan Dundes）声称“基于内容和形式的定义都是不完备的，定义谜语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结构分析”，因此提出以“描述成分”为最小分析单元，并将谜语定义为“一种传统的口头表达，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描述成分，可能有两描述正好相反，描述成分所指涉的对象有待猜测”。[Georges, R. A. and A. Dundes 1963, pp. 111 - 118]

尽管难以得出严格的学术定义，但这并不妨碍在一般意义上谈论谜语。英语谜语广义上分为 descriptive riddle（描述性谜语）和 shrewd/witty question（智力问题）。descriptive riddle 近似于汉语中的“事物谜”，谜面都是对谜底的外观、形态、功能等特点进行直接描述，或以隐喻方式表达。witty question 则类似脑筋急转弯[唐炯 2011，页 64]。也有学者主张将英语谜语分为事物谜、字谜和花色谜等，其中花色谜主要包括画谜（rebus）、数字谜、算式谜、故事谜（catch story）。[汪榕培 1996，页 11]

现代对谜语的定义为“以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俗语、人名、地名、典故或其它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等方法做谜面，用以表达或测验人们智慧的一种短小而又饶有趣味的口头文学样式”[梁前刚 1983，页 1]。或是“以某一事物或词语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为谜面，供人猜射的文字游戏，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民间文学体裁”[汪榕培 1996，页 8 - 13]。“一种故意暧昧或含糊的问题，一般要求经过深思熟虑，给予诙谐的回答”[胡郑辉 1996，页 1]。《牛津高阶英汉词典》将 riddle 解释为“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一般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通常被当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游戏”。

敦德斯依据谜语中相反描述成分的存在与否,将谜语分为非对抗性谜语(nonoppositional riddles)和对抗性谜语(oppositional riddles),非对抗性谜语或是字面的(literal),或是隐喻的(metaphorical)。对抗性谜语至少包括三类:对偶矛盾(antithetical contradictive)、缺省矛盾(privational contradictive),以及因果矛盾(causal contradictive) [Dundes 1963, pp. 113 - 118]。

泰勒基于他对谜语的定义,将谜语分为五类:真正的谜语,“颈谜”(neck riddles)、算式谜、智力问题和双关谜[Lind 2007]。“颈谜”是指答案仅出谜者知道,且目的在于在危难时使人免遭一劫的谜语。这类谜语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在民间传说中扮演的典型角色:一位英雄通过巧妙地描述一桩离奇而独特的遭遇而得以逃脱性命——猜谜者如果不是“正好在场”,就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斯塔芬诺瓦(Ana Stafanova)借用涂尔干关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划分,将谜语分为两类:世俗的谜语好比一次测验、一个简单任务,其答案是先前已知的,这类谜语是帮助学习更多地理和生物等知识的有效方法,或是好的考试方式;神圣的谜语也称“颈谜”,关涉到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 [Stafanova 2007, pp. 134 - 142]。

20世纪一部全面收录19世纪谜语形式的英文谜语书《猜猜我》(Guess Me)中包含隐语(enigmas)、字谜(charades)、动作字谜(acting charades)、双关谜(conundrums)等。编者称隐语“很可能是最古老的谜语形式,无疑也是最有趣、最困难的谜语形式之一”。隐语通常既是真正的诗歌,也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Enigma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指“隐秘地暗示一件事”,伊索寓言、德尔斐神谕等都可被视为隐语。现代具有此类特征的谜语,是指对某词或某物做一些悖论式的陈述,通过特定的推理,矛盾就能迎刃而解。因此隐语可以建立在单个词语、科学事实甚或一个字母的基础上 [Afros 1924, p. 3]。charades一词可能源于意大利语“schiarare”,意思是拆开、解释或清理。其答案是两个或多个音节构成的单词,每个音节有各自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以隐秘的形式描述出来;当头一个词和后面的词完全拼接起来时离合就会消失 [Afros 1924, p. 5]。双关谜则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以更简短的答案来作答”,这种游戏建立在词语而非事物的基础上,谜底通常要用到双关语。 [Afros 1924, p. 6]

关于颈谜的详细论述,见 Norton 1942 pp. 27 - 57. 斯芬克斯之谜和参孙提出的关于狮尸中的蜜蜂的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都是典型的颈谜。按照威廉姆森(Craig Williamson)的说法,谜语86“单眼的大蒜贩子”也属此类。参见 Williamson 2011, p. 23。

Charade是在诺曼底征服后由法语进入英语词汇中。

2. 谜语的起源与发展

谜语在一切文化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出现在一切人类社会的口头传统中，也见诸最古老的文字记录。从文献来看，民间谜语是最古老的口头文学，也是传统口头文化中最基本的一种类型。森德罗维奇 (Savely Senderovich) 认为谜语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普遍性”(ubiquitousness)，更引人注目的是不同大陆中各文化中记录的民间谜语所展现出的相似性，也就是不同语言中存在类似谜语的现象 [Senderovich 2005, p. 12]。这种相似性很早就引起了民俗学者和语言学家的重视，19世纪下半叶见证了谜语比较研究的兴起。

对于谜语的起源，国内研究者多采用刘勰的说法：“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周作人称古代《弹歌》，即“断竹续竹之谣”为我国最早的谜语；段宝林则将谜语起源追溯到商周时代《周易》中的爻辞《归妹·上六》“女承筐” [段宝林 1981]。后来的研究者依据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回答斯芬克斯之谜的传说，结合对我国少数民族谜语的考察，断言谜语产生于原始社会，或主张从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以至宗教学等各方面去探索，并将谜语归源于宗教。这类说法为多数学者认可，但也有学者指出，谜语并非由“隐语”或“庾辞”变化而来，《弹歌》与《归妹》是歌而不是谜，歌谣和谜语都产生于赋的手法，二者是“一母生下的两个儿子，歌谣在前，谜语在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谜语创作“比歌谣多一个层次，先通过观察，再进行比较，最后加以选择。不通过比较，最后选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来写，谜就不能产生” [王仿 1986, 页 43]。这些争议源于谜语定义的不确定性，同时反映出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界限的含混。

西方早期谜语除神话中记载的材料外，也包括一些短小的谜语集。中世纪拉丁谜语诗歌之父塞姆福西乌斯 (Symphosius, 公元4世纪或5世纪，身份不详) 编辑了一部谜语百则，每首谜语三行，并附有谜底。此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谜语作者有马姆斯伯里的修道院院长奥尔德海姆 (Aldhelm, 640 - 709)，也撰写了拉丁谜语百则，可能还写过一些古英语谜语；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塔特温 (Tatwine, ? - 734)，撰写了40则拉丁谜语；优西比乌斯 (Eusebius, ? - 747)，有人认为是威尔茅斯修道院院长瓦特珀特 (Hwaetberht, 也是比德的朋友) 写了

20世纪卓越的语言学家泰勒一再提到谜语的普遍性。他表示：“正统人类学家声称美洲印第安人不猜谜语，而杨特 (Jetté) 编写的一部出色的谜语集似乎推翻了他们的言论。”参见 Taylor 1943。

这种说法类似于斯塔芬诺瓦所谓“从一组经验图像或物体中抽象出原型 (archetype)”的过程。参见 Stafanova 2007, pp. 131 - 142。

60 则拉丁谜语,以及可敬的比德 (Venerable Bede, 约 673 - 735) 和约克的阿尔库因 (Alcuin, 约 735 - 804) 等人。这些以诗篇和散文形式写成的拉丁谜语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僧侣们阅读和教习时尤其青睐的材料,并通过口头和文字形式流传下来,进入现代英语谜语中。17 世纪初由留斯纳 (Nicholas Reusner) 编写的谜语集收入了许多先前的拉丁谜语。

近代以降,理性主义占据上风,谜语采用的比喻、隐喻、拟人等修辞和表达模式,使谜语被视为儿童文学、民俗歌谣之流。塔克尔 (B. Tucker) 指出,直到 18、19 世纪之交人们对谜语的观念才发生转变:在 18 世纪后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谜语的价值得到重新审视,并被视为一种深刻的、诗意的语言。谜语特有的晦涩与不可捉摸,以及广阔的阐释空间,使早期浪漫主义者将谜语与优秀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对施莱格尔兄弟而言,谜语是全部艺术作品的典范;对黑格尔而言,谜语是象征功能的典范,而在蒂克那里,谜语成了一种特定阅读模式的典范。同样,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梦境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弗洛伊德运用谜语的解构技巧来阐释梦境,从而奠定了新的心理分析学派 [Tucker 2004]。尽管谜语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 19 世纪得到复兴,如今谜语也依然活跃在大众生活中,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意识到的,早期惯用的隐喻方式、共同的主题 (common motifs), 及传统的谜语类型,已大多不为人知。

二 埃克塞特书, 以及书中的谜语

1. 埃克塞特书

埃克塞特书又名埃克塞特手抄本 (*Codex Exoniensis*), 1072 年埃克塞特第一任主教列奥弗里克 (Leofric) 去世时将这部手抄本捐给大教堂图书馆。关于其最早成书的年代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在公元 965 - 975 年之间。这部手抄本中几乎收录了所有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包括几首著名的哀歌,如“航海家”(The Seafarer),“迪奥”(Deor),“漫游者”(The Wanderer),“妻子的哀歌”(The Wife's Lament),“威德西斯”(Widsith)等。此外有 90 多首谜语诗,

关于英国早期谜语,参见 Taylor 1976。

森德罗维奇指出:“近百年来,口头传统中真正的民间谜语已经在迅速地地球上消失,而这些谜语是指向最古老文化的线索之一。”类似地,维塔内 (Leea Virtanen) 也阐述了 20 世纪以来这种先前“曾经十分普遍”的文学体裁是如何逐渐消失。参见 Senderovich 2005 以及 Virtanen 1989。

塔珀和威廉姆森等人对埃克塞特书最早出现的时间及书中谜语诗歌的材料来源与作者身份均有详细论证。关于埃克塞特书出现的地点也有大量文献讨论。参见 Gameson 1996。

分数目不等的三组出现在手抄本中不同的位置。手抄本在使用和保存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损毁(中世纪的僧侣抄写者和修道院图书馆主要看重拉丁文本,埃克塞特手抄本能保存下来已经是个奇迹),1930年曾转到大英博物馆进行修复。据猜测,手抄本最初共有131页,书中谜语诗的数目可能也是因循早期拉丁谜语集的惯例,共100首。

从19世纪到20世纪,埃克塞特书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埃克塞特书的副本最早于1831年在大英博物馆由一位名叫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人士抄写。第二部副本于1933年出版,由钱伯斯、福斯特(Max Förster)和弗洛韦尔(Robin Flower)撰写导读,并有全面的描述和系统的古文字学分析[Leslie 1961, p. 1]。书中的诗歌最早于1842年由索普(Benjamin Thorpe)编辑成书。迪特里克(Franz Dietrich)于1850年和1865年两次撰文对书中所有谜语进行系统的解释。1910年塔珀(Frederick Tupper)将谜语单独编辑成册,并附上了全面的评议。埃克塞特书的其他版本还有许多,包括19世纪的几部(1858年葛瑞恩[Christian W. M. Grein]编辑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集第二卷》[*Bibliothek der angelsächsischen Poesie*], 1895年迈克[William Souter Mackie]编辑的版本,以及1898年阿斯曼[Bruno Assmann]编辑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集第三卷》[*Bibliothek der angelsächsischen Poesie*]), 20世纪又出现了多个版本(1934年迈克编译版, 1936年克拉普[George Philip Krapp]和多比[Elliott Van Kirk Dobbie]编辑版等)。谜语单独编辑成书或翻译为现代英文的,有1912年怀亚特(A. J. Wyatt)编辑的《古英语谜语》(*Old English Riddles*)、1915年特劳特曼(Moritz Trautmann)编辑的《古英语谜语: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Die altenglischen Rätsel: Die Rätsel des Exeterbuchs*)、1963年鲍姆(Paull F. Baum)的译本《埃克塞特书中的盎格鲁撒克逊谜语》(*Anglo-Saxon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1977年威廉姆森编译的《埃克塞特书中的古英语谜语》(*The Old English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1978年霍尔兰德(Kevin Crossley-Holland)编译的《埃克塞特谜语书》(*The Exeter Riddle Book*, 1979年再版时更名为《埃克塞特书谜语》[*The Exeter Book Riddles*]), 以及缪尔(Bernard J. Muir)编辑的《埃克塞特古英语诗歌集》(*The Exeter anthology of Old English poetry: an edition of Exeter Dean and Chapter MS 3501*, 2000年第二版)。这些不同版本的先后出现及一再发行,使埃克塞特谜语逐渐为英语国家普通读者所知。埃克塞特谜语诗不但引起学者群体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一大批诗人,例如亚历山大(Michael Alexander)和威布尔(Richard

Wilbur)。亚历山大编著的《埃克塞特书中的古英语谜语》(*Old English Riddles from the Exeter Book*)一书于1980年出版,威布尔在翻译埃克塞特谜语的同时,也亲自创作过一些谜语诗。

手抄本中各条目并没有明显的开头和结尾,因此学者们对谜语的数目并未取得共识,得到最广泛认可的是克拉普和多比版的说法,即93首。不同版本中谜语的编号也并不完全一致。与早期拉丁谜语集不同,埃克塞特谜语诗并未给出谜底,某些谜语中使用如尼字母来提供语言学线索,这进一步增加了谜语的神秘性。近两百年中,学者们绞尽脑汁试图揭开谜底,然而极少取得共识。埃克塞特谜语的阐释热直至21世纪仍方兴未艾。比特利从词源学入手分析古英语谜语诗与拉丁谜语(enigma)之间的关联,并在这种语境下对谜语提出新的解读。穆非的著作被誉为“1977年威廉姆森著作出版之后最重要的古英语谜语研究”。他对埃克塞特诗歌完全源自书本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相反,他认为埃克塞特谜语诗尽管“深深浸润着中世纪修道院的学问”,但也大量吸收了其他传统,尤其是流行的口头文化。

2. “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

埃克塞特谜语诗沿袭更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谜语家的传统,从拉丁教材和动物寓言集(bestiaris)的奇谈怪论中吸收借鉴了许多主题。这些谜语诗融汇古典时期的知识以及当时人对圣经的理解,全面展示了中古时期英国人各个阶段的生存状况。其主题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有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也有家养的常见动物,和稀有的异域生物。艾伯特(Adolf Ebert)依据主题将这些谜语分为六类(1)生物,尤其是兽类,也有些涉及人类(2)植物的花或果(3)衣物和服饰;(4)日常用品(5)船舶、桥梁和梯子等构架(6)雾、雨、雪等气象现象。[Ebert 1877. 转引自 Tupper 1903, pp. 1 - 8]

比特利指出,尽管通常认为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缺乏排列次序,三组数量不

例如,特劳特曼认为最开头三首关于暴风雨的谜语诗实际是同一首。参见 Trautmann 1894, pp. 45 - 51, 以及 Shook 1946, pp. 316 - 318。

例如,克拉普和多比版中的谜语39,在Tupper版中序号为40,在威廉姆森版中则被列为第37首。以克拉普和多比版的谜语39为例,研究者从不同的文献和背景中搜寻线索,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谜底,其中包括“日子(day)”“时间”“月亮”,以及“死亡”。后来又有人援引奥尔德海姆书中类似的材料,认为谜底应当是云。参见 Tupper 1910, pp. 160-161; Erhardt-Siebold 1946, pp. 910 - 915; 以及 Meyvaert 1976, pp. 195 - 201。

比特利从三个方面对埃克塞特谜语进行了阐释:语境(尤其是拉丁传统)、符号(包括如尼文字和字母游戏),以及谜语诗中涉及的工具(tool)。参见 Bitterli 2009。

等的谜语是相当随意地插入手稿中,但至少最前面两组诗歌并非如此。谜语诗从埃克塞特书 101a - 102b 页的三首诗歌开始:首先是两则短诗,即谜语 1 和谜语 2,然后是长诗谜语 3,其共同主题是暴风雨的不同表现形式(风、雨、雷、电),及其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破坏力。紧接着是三首短诗谜语 4、5、6,通常认为谜语 4 的谜底是连枷、钟 或水桶,谜语 5 的谜底是盾牌或砧板,谜语 6 则是太阳。紧随其后的 103a - 103b 是第二组,主题为鸟类:谜语 7“天鹅”,第 8“夜莺”,第 9“杜鹃”,第 10“黑雁”。这种按主题的排列方式在更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谜语集中已有先例 [Bitterli 2009]。

动物历来是谜语集中盛行且普遍的主题,拉丁谜语和古英语谜语都将动物列为首要的描写对象。在埃克塞特书 95 首谜语诗中,仅谜底得到广泛认可或被认为很可能指涉某种动物的谜语就有许多。谜语 9“杜鹃”和谜语 10“黑雁”详细描述鸟类从卵到成鸟的过程,并着重体现了杜鹃侵占其他鸟类巢穴的生活习性,以及与黑雁相关的奇特传说。除 7-10 首外,第 12、38 和 72 都是描写一头牛,13 是“十只鸡”,15“豪猪”,24“松鸦”,42“公鸡和母鸡”,47“书虫”,第 57 首谜语可能是燕子一类,75 是“猎狗”,77 是“牡蛎”,85 是“河中之鱼”。此外不太确定的有第 20 首,谜底可能是鹰或猎鹰,74 首可能是水鸟,76 可能是母鸡,78 可能是一种水兽,82 可能是蟹。谜语 22 用 7 个不同的词语来指称马。谜语 40、90 以及谜语 19 和 64 都是用“载人的马”和“鹰”来描述一艘船。这些谜语均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动物的习性和特征。以谜语 17 为例:

Ic eom mundbora minre heorde,
 eodorwirum fæst, innan gefylled
 dryhtgestreona. Dægtidum oft
 spæte sperebrogan; sped biþ þy mare
 fylle minre. Freo þæt bihealdeð,
 Hu me of hrife fleogað hyldepilas.
 Hwylum ic sweartum swelgan onginne

以下均采用克拉普版的排序。

谜语 4 始终没有公认的满意答案,至今依然是埃克塞特书中最令人困惑的谜语之一。海华斯 (Heyworth) 从分析语义学范围入手,认为谜语 4 中采用的语言主要出现在赎罪规则书和宣道文的宗教语境中,因此提出谜底应当是钟。参见 Heyworth 2007, pp. 175 - 196。

中世纪作者提到过两种黑雁:“树鹅”(The Tree Goose)和“藤壶鹅”(The Barnacle Goose,即白颊黑雁, *Branta leucopsis*)。传说黑雁由漂浮到岸上的浮木上的藤壶孵化出来,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 12 世纪,塔珀认为早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相关的传说。参见 Tupper 1910, p. 88。

brunum beadowæpnum, bitrum ordum,
 eglum attorsperum. Is min innað til,
 wombhord wlitig, wloncum deore;
 men gemunan þæt me þurh muþ fareð.

其大意为“我是族群的保护者，我的族群牢固地维系在气派的丝线上，里面装满高贵的宝藏。白天的时光里，我常吐出可怕的矛，当我填饱了肚子，家族便会更繁盛。一位伟大的主人（lord）注视着我如何射出腹部的矛枪。偶尔我开始吞下黑色的战斗武器，那些尖锐且带着吓人毒液的矛。我的腹部是漂亮的果冻仓库，对于繁衍子嗣弥足珍贵；人们怀念从我嘴中吐出的东西。”其中抓住了蜜蜂的三大特点：群居性、保护自身及后代的方式，以及蜜蜂能为人类酿造花蜜。

一些常见物，尤其是与宗教和僧侣抄写者的生活相关的物品，如墨水壶（inkhorn）和芦苇笔，也是谜语诗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备受盎格鲁撒克逊僧侣们青睐的中世纪早期数字游戏，在埃克塞特谜语诗中也很突出。严格来说，埃克塞特书中并没有算术谜，但是谜语诗中多处用数字来描述所指对象。数字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线索，反而使谜底更加扑朔迷离。例如谜语 86“单眼的大蒜贩子”：

Wiht cwom gongan þær weras sæton
 monige on mæðle, mode snottre ;
 hæfde an eage ond earan twa,
 ond twegen fet, twelf hund heafda,
 hrycg ond wombe ond honda twa,
 earmas ond eaxle, anne sweoran
 ond sidan twa. Saga hwæt hio hatte.

大意为：“一个生物走向坐着的人们，一大群聪明人在那里汇集。这生物有 1 只眼，两耳朵，两腿，1200 个头（指 1200 头大蒜），1 个后背，1 个肚子，两只手，两胳膊和两个肩膀，1 个脖子和两个侧边。说说它叫作什么。”这种数字、动植物与人类世界中的现象交错出现的描述手法，使谜底显得令人难以捉摸。谜语诗的作者们在制谜的过程中将不同类型的博物学知识融会到了生动的形象和生活的情况

译文参照穆非的英译。比特利认为谜底是“蜂巢”，穆非则从旧约圣经的背景对谜语 17 进行了解读，参见 Murphy 2007。

比特利将这几首谜语的主题列为“抄写工具类”。他详细叙述了中世纪制墨的过程和芦苇笔的制作方法。参见 Bitterli 2009。

译文依照穆非的英译，参见 Murphy 2011, p. 9。

趣之中。因此威廉姆森认为谜语诗的作者必定是一些“热爱自然和人类，细致观察周围世界的人” [Williamson 1977, p. 12]。

三 谜语中折射出的中世纪人与自然

1. 名与物的对应关系

正如比特利所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谜语诗秉承了拉丁文献中的传统，采用伊西多尔的词源学规则来为谜底提供语言学线索。俗名体现出事物本身的某些特征，这样一种语言意识 (awareness of language) 是当时人们深入理解神之造物的工具 [Bitterli 2009]。以谜语 7 为例：

Hrægl min swigað þonne ic hrusan trede,
opþe þa wic buge opþe wado drefe.
Hwílum mec ahebbað ofer hæle þa byht
hyrste mine ond þeos hea lyft,
ond mec þonne wide wolcna strengu
ofer folc byreð. Fræ twe mine
swogað hlude ond swinsiað,
Torhte singað, þonne ic getenge ne beom
Flode ond foldan, ferende gæst.

大意为：“当我行走于地上、栖息于居所，或是在水中搅动时，我的衣服无声无息。有时我奋力拍击，升到高处俯瞰英雄们的寓所，云朵的力量让我高高在上。当我并不停歇在水中和地上，成为旅行的精灵时，我的饰物发出响亮的旋律。”

其谜底为“天鹅”。按照伊西多尔《词源》的解释，拉丁语中天鹅一词 *cygnus* 对应于动词 *canere*，即歌唱。在欧洲的三种天鹅中，以疣鼻天鹅最为常见。谜语诗的作者显然注意到了疣鼻天鹅的特性：大天鹅和小天鹅在飞行过程中常会

译文依据比特利的英译，参见 Betterli 2009, p. 40。

即迁徙的野生大天鹅 (*Cygnus cygnus*，鸟纲雁形目鸭科的大型水禽。古称鹄，嘴端黑色，上嘴基黄色并沿嘴源向前延伸于鼻孔之下，故又名黄天鹅，为我国二级保护动物，有 2 个亚种) 小天鹅 (*Cygnus columbianus*，又名苍原天鹅、啸声天鹅和短嘴天鹅。体羽白色，喙先端黑色，上嘴鼻孔后与眼线间有黄色斑块，脚、趾及蹼均为黑色，为我国二级保护动物，有 3 个亚种) 和最常见的疣鼻天鹅 (*Cygnus olor*，英文名为 Mute Swan，字面意思是“哑天鹅”)。疣鼻天鹅是欧洲很多内陆湖泊中的典型禽类，分布极广。至少在英国东部地区，疣鼻天鹅一直是本土鸟类，也是中世纪的食物来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已经有驯养的鸟类，在开阔水域中驯养天鹅是经由国王授予的特权。关于英国的疣鼻天鹅，见 Ticehurst 1957, pp. 1 - 17 ; Harrison and Ogilvie 1967, p. 3。

大声叫唤，但是翅膀拍击的声音并不明显；疣鼻天鹅通常一声不吭，而宽阔的翅膀却会发出明显的搏击声。

2. 中世纪的自然观

将谜语诗依照主题划分为天文类、动物类、植物类和日用品类，或许便于了解谜语的内容，但是忽视了埃克塞特谜语诗本身的特点。内维尔（J. Neville）指出，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中并没有与现代所谓“自然界”对应的词汇与概念。尽管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也有对鸟兽和风暴的描写，然而在这些文本中，自然根本不可能与超自然现象分开来：本土生物与传说中的怪兽“全都栖息在同一片土地上，以并行不悖的方式同人类相互作用”[Neville 2004, pp. 1 - 2]。这一点在埃克塞特谜语中有明显的体现。谜语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产生演变，通过对比早期拉丁文献中类似的谜语可见，埃克塞特谜语所体现出的很可能更多是中世纪僧侣抄写者的观念，而不是最初谜语作者的观念。

首先，埃克塞特谜语呈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就主题而言，开头几首有关宇宙学知识的谜语诗与最后一首关于创造物的长诗首尾呼应，极具神学色彩。而在这些谜语诗中，不难看出一种自然臣服于上帝的观念。例如第一首“暴风雨”谜语：“聪明而智慧的人能说出，是谁驱使我一路前行。”类似地，谜语 2 和谜语 3 也一再提到“我的主（Lord）”。再如谜语 85“河中之鱼”：

Nis min sele swige, ne ic sylfa hlud
ymb * * *, unc dryhten scop
siþ ætsomne. Ic eom swiftre þonne he,
þragum strengra; he þreohtigra.
Hwilum ic me reste; he sceal rinnan forð.
Ic him in wunige a þenden ic lifge;
gif wit unc gedælað, me bið deað witod.

大意为：“我的居所（hall）无声无息，我自己也不喧哗；……伟大的主为我们两者（指我和我的居所）划出了一条航道。我比他更迅捷，有时更强壮，他更活跃。有时我休息，他必须继续前行。我活着时一直羁留在他里面，如果我们两者分离，死亡便降临在我头上。”

其次，从谜语诗中可以看出事物与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谜语在描述时

译文依据穆非的英译，参见 Murphy 2011, p. 19.

通常不直接指涉物的名称，而是通过物体对人的意义或物的用处，或物体与他物的相关性，逐步引导猜谜者揭开谜底。制谜者必须对事物有充分的认识，猜谜的关键则在于了解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变化和生成的关系。以谜语 60 “芦苇笔”为例：

Ic wæs be sonde, sæwealle neah,
æt merefaroþe, minum gewunade
frumstaþole fæst; fea ænig wæs
monna cynnes, þæt minne þær
on anæde eard beheolde,
ac mec uhtna gehwarn yð sio brune
lagufæðme beleolc. Lyt ic wende
þæt ic ær oþþe sið æfre sceolde
ofer meodu muðleas sprecan,
wordum wrixlan. þæt is wundres dæl,
on sefan searolic þam þe swylc ne conn,
hu mec seaxes ord ond seo swiþre hond,
eorles ingeþonc ond ord somod,
þingum geþydan þæt ic wiþ þe sceolde
for unc anum twam ærendspræce
abeodan bealdlice, swa hit beorna ma
uncre wordcwidas widdor ne mænden.

“从前我立在沙地上，靠近水边的海堤。我坚守在出生地；只有极少数人曾看见我在荒野的家，而每到拂晓，黑色的浪戏耍着用水波拥抱我。我几乎不曾期望，有朝一日我会在草地上无声地演说，并交换意见。对于无知者的心灵来说，这无比令人惊异而且不可思议：刀尖和右手、人的意图和观点，是如何加诸于我，以便让我只在我们二人面前，大胆地向你发布使命性的演讲，无人能更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言语。”

芦苇在水中生长，随后在人的手中被加工成笔并用来书写文字；动物身上的角被制作成墨水壶；牛的皮被加工成皮革；羊皮被剥制下来晾干并编订成书卷；谷物被酿成酒，在诸如此类的描述中，谜语诗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自然

译文依据比特利的英译，参见 Bitterli 2009, pp. 137 - 138。

界事物被加工成生活日用品的过程，也体现出物体之间的生成与变化关系。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埃克塞特谜语是“对生活世界隐喻的、变化的礼赞”[Williamson 2011, p. 1]。在中世纪普遍联系的思维框架下，动植物与人类、自然物与人造物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实际上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图景。

然而早在 20 世纪就有学者指出，谜语活动中存在一种普遍趋势：更为成熟化的文化极有可能已经丧失了“迅速感知全然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某些相似性的意愿”[Taylor 1943, p. 139]。埃克塞特谜语诗所展示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由复杂的关系网组建而成的世界。当现代生活日益复杂化、精细化，重新建立日常用品与原材料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对周围世界获得更健全的认识。“当我们面对桌子时不再看到木头，或是品味葡萄酒时不再感知到蜿蜒的葡萄藤，这或许是一个我们需要的世界”[Williamson 2011, p. 4]。将埃克塞特谜语置于中世纪的普遍语境中，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将有望揭开中世纪人共有的普遍知识，以及遍布万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网络，从而补充现代生活与认知中日益缺失的维度。

3. 世俗的精神生活

埃克塞特谜语诗拟人化的生动描写，不仅赋予生物以生命，也赋予它们以人的特征。“这些对象在其文字存在中已经是鲜活的，在其诗意存在中则以人类的方式活动着。”[Nelson 1975, p. 447] 例如，谜语 8 的夜莺成了“夜间的老游吟诗人”和“女弄臣”，谜语 9 中杜鹃的养母则是给他盖上自己“衣服”的“女性亲属”。不仅动物，以日常用品为对象的谜语也体现出强烈的人类特征。例如，在关于书和墨水壶的谜语诗中，除了对墨水壶外形与功用的详细描写之外，也有大量对讲述者内心情感活动的叙述。谜语的陈述者常为某种生物（有时可能是非生物），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内容上与哀歌类似，体现出丰富的情感。

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和主题使埃克塞特谜语看起来类似于中古时期的英雄史诗。这不单是一种修辞学上的隐喻和拟人手法的运用，更是制谜者在有意识地体现其内心的精神活动。换言之，物体体现出人性的特征，反过来人的精神活动内化到事物中，再假借事物的陈述体现出来。这也正是威廉姆森所谓的双重掩饰（double disguise）：出谜者（人）假装是生物（非人），而生物在自我描述时使用的则是典型的人类语言。”[Williamson 1977, p. 25] 谜语对中世纪人（尤其是僧侣抄写者）精神生活的映射，极为明显地体现在几首双关谜中。例如谜语 44：

Wrætlic hongað bi werse þeo,
freat under sceate. Foran is þyrel.
Bið stiþ ond heard, stede hafað godne;
þonne se esne his agen hrðgl
ofer cneo hefeð, wile þæt cuþe hol
mid his hangellan heafde gretan
þæt he efenlang ær oft gefylde.

大意为：“某种奇妙的物事，悬挂于人的股间，盖在主人的外衣下。它的前面有一个圈。它笔直而坚硬，坚守位置不动；当主人将自己的外套扯上膝头，便是要用这悬挂物的头部戳进熟悉的孔，这孔的深度与悬挂物一般长，而他此前曾多次去填塞这个孔。”

这类谜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荤谜素猜”：表面看来似乎语涉下流（“阴茎”），而“正解”却是“钥匙”。1925周作人在《语丝》48期“征求猥亵的歌谣启”中称类似的“猥亵歌谣”为“两性关系不圆满的烦闷的曲折表达”，并认为从中可“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无独有偶，将埃克塞特谜语诗置于中世纪语境下，也不难从中窥见僧侣抄写者隐秘的精神生活。

尼尔森认为，除谜语25“洋葱”、谜语37“风箱”、谜语54“搅拌桶”和谜语42“公鸡和母鸡”中明确涉及性的描述之外，谜语20也可解读为一种对性需求的负面陈述（negative statement）。鉴于这首谜语诗编撰于这样一个“生理上的战斗激情与僧侣生活的性压抑均具有文化价值”的时代，谜语诗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从武士皈依的僧侣。因此这首谜语映射出三重含义，即鸟的生活，武士的生活，以及僧侣的生活 [Nelson 1982, p. 292]。而那个描写猎鹰生活的人，无论是否有意为此，很可能同时也在讲述“其人性中冲突的欲望” [Nelson 1982, p. 298]。

四 结语

谜语中的隐喻与变化，以及对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关注，集中体现出中世纪博物学的特点。正如内维尔所说，从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对“自然界”的描述或许是有局限性的、错谬的、停滞的，乃至是缺乏想象力的，然而这种判

译文依照比特利的英译，参见 Bitterli 2009, p. 130。

断是源于不恰当的对比。这类对自然界的表现形式，并未因其非科学的、保守的（closed-minded）进路，以及不完备的技术或是感知力的缺乏而受到妨害，其所描述的也并非后世“那些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来审视自然的人”所认可的自然界。古英语诗歌中的自然界绝非一个自足的、从外部来定义的实体，而是人类建构的一种映射 [Neville 2004, p. 16]。每个时期的谜语都体现出当时人对宇宙和自然界独特的理解和认知方式。因此，解读谜语意味着换一种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来认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埃克塞特谜语不仅给了我们一只窥探中世纪的眼睛，也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古老方式。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解开谜底的过程，也是从出谜者那里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的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与现代的科学研究活动本质上并无二致。谜语作为一种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传递形式，无疑值得引起当代科学史家的重视。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刘华杰老师指点，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Arros, F. D. 1924. *Guess Me-a curious collection of enigmas, charades, acting charades, conundrums, verbal puzzles, hieroglyphics, anagrams etc.* New York: Pott and Yong Co.
- Bitterli, D. 2009. *Say what I am Called: The old english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 and the anglo-latin riddle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Erhardt-Siebold, E. 1946. Old English Riddle No. 39: Creature Death. *PMLA*. 61 (4): 910 - 915.
- Gameson, R. 1996. The origin of the Exeter Book of Old English Poetry. *Anglo-Saxon England*. 25: 135 - 185.
- Georges, R. A. and A. Dundes 1963.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6(300): 111 - 118.
- Harrison, J. G. and M. A. Ogilvie 1967. Immigrant Mute Swans in south-east England. *Wildfowl*. 18 (18): 3.
- Heyworth, M. 2007.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 A New Solution to Exeter Book Riddle 4. *Neophilologus*. 91: 175 - 196.
- Kevin, C.-H. 2008. *The Exeter Book Riddles*. London: Enitharmon Press.
- Leslie, R. F. 1961 (reprinted with minor corrections, 1966) . *Three Old English Elegi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 Lind, C. 2007. *Riddling the voices of others: The Old English Exeter Book riddles and a pedagogy of the anonymous*. Diss.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 Meyvaert, P. 1976. The Solution to Old English Riddle 39. *Speculum*. 51 (2):195 - 201.
- Murphy, P. J. 2007. Leo ond beo: Exeter Book Riddle 17 as Samson's lion. *English Studies*. 88 (4): 371 - 387.

- Murphy, P. J. 2011. *Unriddling the Exeter Riddle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elson, M. 1975. Old English Riddle No.15: The "Badger": An Early Example of Mock Heroic. *Neophilologus*. 59(3): 447 - 450.
- Nelson, M. 1982. Old English Riddle 18(20): A Description of Ambivalence. *Neophilologus*. 66(2): 291 - 300.
- Neville, J. 200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ural World in Old English Po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on, F. J. 1942. The Prisoner Who Saved His Neck with a Riddle. *Folk-lore*. 53: 27 - 57.
- Prehn, A. 1883. *Komposition und Quellen der Exeterbuches*. Paderborn.
- Reusner, N. 1602. *Aenigmatographia sive Sylloge Atnigmatnm et Griphorum Convivalium*. Two volumes in one. Frankfurt.
- Senderovich, S. 2005. *The Riddle of the Riddle: A Study of the Folk Riddle's Figurative Nature*. London: Kegan Paul.
- Shook, L. K. 1946. Old English Riddle 1: "Fire". *Mediaeval Studies*. 8: 316 - 318.
- Sokolov, Y. M. 1950. *Russian Folklore*. Smith C. R. (tr.). New York.
- Stafanova, A. 2007. Riddles as a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in Folklore: Myths, Fairytales, Personal Literature Art.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35: 131 - 142.
- Taylor, A. 1943. The Riddle. *California Folklore Quarterly*. II: 129.
- Taylor, A. 1952. Introduction to "riddles". In White, N. I. (ed.) *The Frank C. Brown Collection of North Carolina Folklore* I. Wayland D. Hand: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86.
- Taylor, A. 1976. *The Literary Riddle Before 1600*. Greenwood Press.
- Ticehurst, N. F. 1957. *The Mute Swan in England, Its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Custom of Swan-keeping*. London: Cleaver-Hume Press.
- Trautmann, M. 1894. Die Auflösungen der altenglischen Rötzel. *Anglia Beiblatt*. V: 45 - 51.
- Tucker, B. 2004. *Reading Riddles: Rhetorics of Obscurity from Romanticism to Freu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 Tupper, F. 1903.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iddles. *Modern Language Notes*. 18(1): 1 - 8.
- Tupper, F. 1910. *The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 Boston.
- Virtanen, L. 1989. "The Function of Riddles". In Kvideland, R. and Henning K. S.(eds.), *Nordic Folklore: Recent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21 - 31.
- Williamson, C. 1977. *The Old English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3-28.
- Williamson, C. 2011. *A Feast of Creatures: Anglo-Saxon Riddle-Songs*.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段宝林 1981.《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郑辉 1996.《灯谜与英文谜语——汉英文义谜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 梁前刚 1983.《谜语常识浅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 唐炯 2011.从英文谜语管窥西方文化传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32(6): 64 - 66.
- 汪榕培 1996.异曲同工,异彩纷呈——中英文谜语比读.《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 8 - 13.
- 王仿 1986.谜语起源试探.《思想战线》(1): 41 - 46.
- 熊皎 2011a.约翰·雷的《英语谚语集》展示的生活世界.《科学文化评论》. 8(2): 67 - 89.
- 熊皎 2011b.约翰·雷的语言学研究与博物学的关系.江晓原、刘兵主编.《好的归博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72 - 87.

Natural History Manifested in the Exeter Book Riddles

XIONG Jiao

Abstract: Copied in the south of Engl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Exeter Book has attracted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Old English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 are also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 uses of metaphor, personification, antithesis, and paradox has endowed riddle a feature of vague and obscure. Therefore, as a form of knowledge, Riddle has rarely been considered seriously by science historians. Through analyzing riddles of the Exeter book,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e natural history knowledge manifested in them. Riddle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eval natural history.

Keywords: the Exeter Book, riddle, medieval natural history